

內
外
傷
辨

李
杲
撰

中
華
書
局

內外傷辨

此據古今醫統正脈
全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內外傷辨序

僕幼自受難素於易水張元素先生講誦既久稍有所得中年以來更事頗多諸所診治坦然不惑曾撰內外傷辨感論一篇以證世人用藥之悞陵谷變遷忽成老境神志既惰懶於語言此論束之高閣十六年矣崑崙范尊師曲相獎借屢以活人爲言謂此書果行使天下之人不致夭折是亦仁人君子濟人利物之事就令著述不已精力衰耗書成而死不愈於無益而生乎予敬受其言僅力疾就成之雖未爲完備聊答尊師慈憫之志師宋文正公之後也丁未歲重九日東垣老人李杲明之題

內外傷辨目錄

卷上

辨陰證陽證

辨寒熱

辨手心手背

辨氣少氣盛

辨筋骨四肢

辨渴與不渴

辨證與中熱頗相似

卷中

飲食勞倦論

補中益氣湯

硃砂安神丸

四時用藥加減法

內外傷辨目錄

辨脉

辨外感八風之邪

辨口鼻

辨頭痛

辨外傷不惡食

辨勞役受病表虛不作表實治之

立方本指

內外傷辨 目錄

除風濕羌活湯

通氣防風湯

羌活勝濕湯

升陽順氣湯

升陽補氣湯

暑傷胃氣論

清暑益氣湯

參朮調中湯

升陽散火湯

當歸補血湯

硃砂涼膈丸

黃連清膈丸

門冬清肺飲

人參清鎮丸

皂角化痰丸

白朮和胃丸

肺之脾胃虛方

升陽益胃湯

雙和散

寬中進食丸

厚朴溫中湯

腎之脾胃虛方

沈香溫胃丸

神聖復氣湯

卷下

辨內傷飲食用藥所宜所禁

易張先生枳朮丸

麴蘖枳朮丸

木香化滯湯

丁香爛飯丸

三黃枳實丸

上二黃丸

枳實梔子人黃湯

木香見睨丸

備急大黃丸

益胃散

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分而治之

論酒客病

葛花解醒湯

五苓散

內外傷辨 目錄

橘皮枳朮丸

木香枳朮丸

半夏枳朮丸

草豆蔻丸

除濕益氣丸

枳實導滯丸

白朮丸

三稜消積丸

神應丸

除濕散

內外傷辨目錄

臨病制方

隨時用藥

吐法宜用辨上部有脉下部無脉

瓜蒂散

重明木鬱則達之之理

說病形有餘不足當補當瀉之理

內外傷辨卷上

辯陰證陽證

金東垣李杲撰

曰甚哉陰陽之證不可不詳也。徧觀內經中所說變化百病其源皆由喜怒過度飲食失節寒溫不適勞役所傷而然。夫元氣穀氣榮氣清氣衛氣生發諸陽上升之氣此六者皆飲食入胃穀氣上行胃氣之異名其實一也。既脾胃有傷則中氣不足中氣不足則六腑陽氣皆絕於外。故經言五臟之氣已絕於外者是六腑之元氣病也。氣傷臟乃病臟病則形乃應是五臟六腑真氣皆不足也。惟陰火獨旺上乘陽分故榮衛失守諸病生焉。其中變化皆由中氣不足乃能生發耳。後有脾胃以受勞役之疾飲食又復失節耽病日久事息心安飽食太甚病乃大作。概其外傷風寒六淫客邪皆有餘之病當瀉不當補。飲食失節中氣不足之病當補不當瀉。舉世醫者皆以飲食失節勞役所傷中氣不足當補之證認作外感風寒有餘客邪之病重瀉其表使榮衛之氣外絕其死只在旬日之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可不詳辯乎。按陰陽應象論云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是八益之邪乃風邪傷人筋骨風從上受之風傷筋寒傷骨蓋有形質之物受病也。繫在下焦肝腎是也。肝腎者地之氣難經解云肝腎之氣已絕於內以其肝主筋腎主骨故風邪感則筋骨疼痛筋骨之絕則腎肝之本亦絕矣。乃有餘之證也。又云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

腑是七損之病。乃內傷飲食也。黃帝鍼經解云。適飲食不節。勞役所傷。濕從下受之。謂脾胃之氣不足。而反下行。極則衝脈之火而逆上。是無形質之元氣受病也。繫在上焦。心肺是也。心肺者。天之氣。故難經解云。心肺之氣已絕於外。以其心主榮。肺主衛。榮者血也。脈者血之府。神之所居也。衛者。元氣七神之別名。衛護周身。在於皮毛之間也。肺絕則皮毛先絕。神無所依。故內傷飲食。則亦惡風寒。是榮衛失守。皮膚間無陽以滋養。不能任風寒也。皮毛之絕。則心肺之本亦絕矣。蓋胃氣不升。元氣不生。無滋養心肺。乃不足之證也。計受病之人。飲食失節。勞役所傷。因而飽食。內傷者極多。外傷者間而有之。世俗不知。往往將元氣不足之證。便作外傷風寒表實之證。而反瀉心肺。是重絕其表也。安得不死乎。古人所謂實虛虛。醫殺之耳。若曰不然。請以衆人之耳聞目見者證之。向者壬辰改元。京師戒嚴。迨三月下旬。受敵者凡半月。解圍之後。都人之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病而死者。繼踵而不絕。都門十有二所。每日各門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幾三月。此百萬人。豈俱感風寒外傷者耶。大抵人在圍城中。飲食不節。乃勞役所傷。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餽暮飽。起居不時。寒溫失所。動經三兩月。胃氣虧乏久矣。一旦飽食太過。感而傷人。而又調治失宜。其死也無疑矣。非惟大梁爲然。遠在真祐興定間。如東平。如太原。如鳳翔。解圍之後。病傷而死。無不然者。余在大梁。凡所親見。有表發者。有以巴豆推之者。有以承氣湯下之者。俄而變結胸。發黃。又以陷胃湯丸。及茵陳湯下之。無不死者。蓋初非傷寒。以調治差悞。變而似其傷寒之證。皆藥之罪也。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及。輒以平生已試之効。著內外傷辯論一篇。推明前哲之餘論。歷舉近世之變。

故庶幾同志者審其或中觸類而長之免後人之橫夭耳。僭易之罪將何所逃乎。

辯脈

古人以脈上辯內外傷於人迎氣口。人迎脈大於氣口爲外傷。氣口脈大於人迎爲內傷。此辯固是。但其說有所未盡耳。外感風寒皆有餘之證。是從前客邪來也。其病必見於左手左手主表。乃行陽二十五度。內傷飲食及飲食不節勞役不節皆不足之病也。必見於右手右手主裏。乃行陰二十五度。故外感寒邪則獨左寸人迎脈浮緊。按之洪大緊者急甚於弦。是足太陽寒水之脈。按之洪大而有力量。中見手少陰心火之脈。丁與壬合。內顯洪大。乃傷寒脈也。若外感風邪則人迎脈緩而大於氣口一倍。或兩倍三倍。內傷飲食則右寸氣口脈大於人迎一倍。傷之重者過在少陰則兩倍。太陰則三倍。此內傷飲食之脈。若飲食不節勞役過甚則心脈變見於氣口。是心火刑肺。其肝木挾心火之勢亦來薄肺。經云。侮所不勝。寡於畏者是也。故氣口脈急大而澀數。時一代而澀也。澀者肺之本脈。代者元氣不相接。脾胃不及之脈。洪大而數者。心脈刑肺也。急者肝木挾心火而反尅肺金也。若不甚勞役。惟右關脾脈大而數。謂獨大於五脈。數中顯緩。時一代也。如飲食不節寒溫失所。則先右關胃脈損弱甚則隱而不見。惟內顯脾脈之大數微緩。時一代也。宿食不消。則獨右關脈沈而滑。經云脈滑者有宿食也。以此辯之豈不明白易見乎。但恐山野間卒無醫者何以診候。故復說病證以辯之。

辯寒熱

外傷寒邪之證。與飲食失節。勞役形質之病。及內傷飲食。俱有寒熱。舉世盡將內傷。飲食失節。勞役不足之病。作外傷寒邪。表實有餘之證。反瀉其表。枉死者豈勝言哉。皆由不別其寒熱耳。今細爲分解之。外傷寒邪。發熱惡寒。寒熱併作。其熱也。翕翕發熱。又爲之拂拂發熱。發於皮毛之上。如羽毛之拂。明其熱在表也。是寒邪犯高之高者也。毛膚毛腠者。陽之分也。是衛之元氣所滋養之分也。以寒邪乘之。鬱遏陽分。陽不得伸。故發熱也。其面赤。鼻氣壅塞不通。心中煩悶。稍似袒裸。露其皮膚。已不能禁其寒矣。其表上虛熱。止此而已。其惡寒也。雖重衣下幕。逼近烈火。終不能禦其寒。一時一日。增加愈甚。必待傳入裏。作下證。乃罷。其寒熱齊作。無有間斷也。其內傷飲食不節。或勞役所傷。亦有頭痛項強腰痛。與太陽表證微有相似。餘皆不同。論中辯之矣。內傷不足之病。表上無陽。不能禁風寒也。此則常常有之。其躁熱發於腎間者。間而有之。與外中寒邪。略不相似。其惡風寒也。蓋脾胃不足。榮氣下流。而乘腎肝。此痿厥氣逆之漸也。若胃氣平常。飲食入胃。其榮氣上行。以舒於心肺。以滋養上焦之皮膚腠理之元氣也。既下流。其心肺無所稟受。皮膚間無陽。失其榮衛之外護。故陽分皮毛之間虛弱。但見風見寒。或居陰寒處。無日陽處。使惡之也。此常常有之。無間斷者也。但避風寒。及溫煖處。或添衣。蓋溫養其皮膚。所惡風寒。便不見矣。是熱也。非表傷寒邪。皮毛間發熱也。乃腎間受脾胃下流之濕氣。閉塞其下。致陰火上衝。作蒸蒸。而躁熱上徹頭頂。傍徹皮毛。渾身躁熱。作。須待袒衣露居近寒涼處。卽已。或熱極而汗出。而亦解。彼外傷惡寒發熱。豈有汗出者乎。若得汗。則病愈矣。以此辨之。豈不如黑白之易見乎。當內虛而傷之者。躁熱也。或因口吸風寒之氣。

鬱其陰火。使咽膈不通。其吸入之氣欲入。爲膈上衝脈之火所拒。使陰氣不得入。其胃中之氣。爲外風寒所遏。而不得伸。令人口開目瞪。極則聲發於外。氣不能上下。塞於咽中。而氣欲絕。又或因噦。因嘔。因吐。而躁熱發。必有所因。方有此證。其表虛惡風寒之證復見矣。表虛之弱。爲陰火所乘。躁發須臾而過。其表虛無陽不任。風寒復見矣。是表虛無陽。常常有之。其躁熱則間而有之。此二者不齊。躁作寒已。寒作躁已。非如外傷之寒熱齊作。無有間斷也。百病俱有身熱。又謂之肌熱。又謂之皮膚間熱。以手捫之。方知者是也。乃肌體有形之熱也。亦須皆待陰陽既和。汗出則愈矣。慎不可於此上辯之。以其虛實內外病皆有之。故難辯耳。只依此說。病人自覺發熱惡寒之熱。及躁作之熱。上辯之。爲准則矣。

辨外感八風之邪。或有飲食勞役所傷之重者。三二日間。特與外傷者相似。其餘證有特異名者。若不將兩證重別分解。猶恐將內傷不足之證。誤作有餘。外感風邪。雖辭理有重複處。但欲病者易辯。醫者易治耳。

外感八風之邪。乃有餘證也。內傷飲食不節。勞役所傷。皆不足之病也。其內傷亦惡風自汗。若在溫暖無風處。則不惡矣。與外傷鼻流清涕。頭痛自汗。頗相似。細分之。特異耳。外感風邪。其惡風自汗。頭痛。鼻流清涕。常常有之。一日一時。增加愈甚。直至傳入裏。作下證。乃罷。語聲重濁。高厲有力。鼻息壅塞而不通。能食。腹中和。口知味。大小便如常。筋骨疼痛。不能動搖。便著牀枕。非扶不起。其內傷與飲食不節。勞役所傷。然亦惡風。居露地中。遇大漫風起。卻不惡也。惟門窗隙中些小賊風來。必大惡也。與傷風傷寒。俱不同矣。況

鼻流清涕。頭痛自汗。間而有之。鼻中氣短。少氣不足以息。語則氣短而怯弱。妨食。或食不下。或不欲食。三者互有之。腹中不和。或腹中急而不能伸。口不知五穀之味。小便頻數而不渴。初勞役得病。食少。小便赤黃。大便秘難。或澀或結。或虛坐。只見些小白膿。時有下氣。或泄黃如糜。或澹泄色白。或結而不通。若心下痞。或胃中閉塞。如刀割之痛。二者亦互作。不併出也。有時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痛。必臍下相火之勢。如巨川之水。不可遏而上行。使陽明之經逆行。亂於胃中。其氣無止息。甚則高喘。熱傷元氣。令四肢不收。無氣以動。而懶倦嗜臥。以其外感風寒。俱無此證。故易爲分辯耳。

辯手心手背

內傷。及勞役飲食不節病。手心熱。手背不熱。外傷風寒。則手背熱。手心不熱。此辯至甚皎然。

辯口鼻

若飲食勞役所傷。其外證必顯在口。必口失穀味。必腹中不和。必不欲言。縱勉強對答。聲必怯弱。口沃沫多。唾鼻中清涕。或有或無。卽陰證也。外傷風寒。則其外證必顯在鼻。鼻氣不利。聲重濁不清利。其言壅塞。盛有力。而口中必相傷寒。則面赤鼻壅塞。口乾傷風。則鼻流清涕而已。內經云。鼻者肺之候。肺氣通於天。外傷風寒。則鼻爲之不利。口者坤土也。脾氣通於口。飲食失節。勞役所傷。口不知穀味。亦不知五味。又云。傷食惡食。傷食則矣。

辯氣少氣盛

外傷風寒者。故其氣壅盛而有餘。內傷飲食勞役者。其口鼻中皆氣短促。不足以息。何以分之。蓋外傷風寒者。心肺元氣初無減損。又添邪氣助之。使鼻氣壅塞不利。面赤不通。其鼻中氣不能出。併從口出。但發一言。必前輕而後重。其言高。其聲壯厲而有力量。是傷寒則鼻乾無涕。面壅色赤。其言前輕後重。其聲壯厲而有力者。乃有餘之驗也。傷風則決然鼻流清涕。其聲重。其言響如從瓮中出。亦前輕而後重。高揭而有力。皆氣盛有餘之驗也。內傷飲食勞役者。心肺之氣先損。為熱所傷。熱既傷氣。四肢無力以動。故口鼻中皆短氣少氣。上喘懶語。人有所問。十不欲對。其一縱勉強答之。其氣亦怯。其聲亦低。是其氣短少。不足之驗也。明白如此。雖婦人女子亦能辯之。豈有醫者反不能辯之乎。

辯頭痛

內證頭痛有時而作。有時而止。外證頭痛常有之。直須傳入裏實方能。此又內外證之不同者也。

辯筋骨四肢

內傷等病。是心肺之氣已絕於外。必怠惰嗜臥。四肢沈困不收。此乃熱傷元氣。脾主四肢。既為熱所乘。無氣以動。經云熱傷氣。又云熱則骨消筋緩。此之謂也。若外傷風寒。是腎肝之氣已絕於內。腎主骨。為寒。肝主筋。為風。自古腎肝之病同一治。以其遞相維持也。故經言膽主筋。膀胱主骨。是也。或中風。或傷寒。得病之日。便着牀枕。非扶不起。筋骨為之疼痛。不能動搖。乃形質之傷。經云寒傷形。又云寒則筋攣骨痛。此之謂也。

辯外傷不惡食。若勞役飲食失節。寒溫不適。此三者皆惡食。

仲景傷寒論云。中風能食。傷寒不能食。二者皆口中和。而不惡食。若勞役所傷。及飲食失節。寒溫不適。三者俱惡食。口不知五味。亦不知五穀之味。只此一辯。足以分內外有餘不足二證也。傷寒證雖不能食。而不惡食。口中和。知五味。亦知穀味。蓋無內證。則心氣和。脾氣通。知五穀之味矣。

辯渴與不渴

外感風寒之邪。三日已外。穀消水去。邪氣傳裏。始有渴也。內傷飲食失節。勞役久病者。必不渴。是邪氣在血脈。中有餘故也。初勞役形質。飲食失節。傷之重者。必有渴。以其心火熾上。尅於肺金。故渴也。又當以此辯之。雖渴欲飲冷水者。當徐徐少與之。不可縱意而飲。恐水多峻下。則胃氣愈弱。輕則爲脹重則傳變諸疾。必反覆悶亂。百脈不安。夜加增劇。不得安臥。不可不預度也。

辯勞役受病。表虛。不作表實治之。

或因勞役動作。腎間陰火沸騰。事閑之際。或於陰涼處解脫衣裳。更有新沐浴。於背陰處坐臥。其陰火下行。還歸腎間。皮膚腠理極虛無陽。但風來爲寒涼所遏。表虛不任其風寒。自認外感風寒。求醫解表。以重絕元氣。取禍如反掌。苟幸而免者。致虛勞。氣血皆弱。不能完復。且表虛之人。爲風寒所遏。亦是虛邪犯表。始病一二日之間。特與外中賊邪有餘之證。頗相似處。故致疑惑。請醫者只於氣少氣盛上辨之。其外傷賊邪。必語聲前輕後重。高厲而有力。若是勞役所傷。飲食不節。表虛不足之病。必短氣。氣促。上氣。高喘。懶

語其聲困弱而無力。至易見也。若毫釐之誤。則千里之謬已。上者辯證別有治法。用藥正論。故作此說。分解於後。

辯證與中熱頗相似

復有一節。乘天氣大熱之時。在於路途。中勞役得之。或在田野間。勞形得之。更或有身體薄弱。食少。勞役過甚。又有修善常齋之人。胃氣久虛。而因勞役得之者。皆與陽明中熱。白虎湯證相似。必肌體捫摸之。壯熱。必躁熱。悶亂。大惡熱。渴而飲水。以勞役過甚之故。亦身疼痛。始受病之時。特與中熱外得有餘之證相似。若誤與白虎湯。旬日必死。此證脾胃大虛。元氣不足。口鼻中氣皆短促而上喘。至日轉以後。是陽明得時之際。病必少減。若是外中熱之病。必到日晡之際。大作譫語。其熱增加。大渴飲水。煩悶不止。其勞役不足者。皆無此證。尤易爲分解。若有難決。疑似之證。必當待一二日。求醫治療。必不至錯誤矣。

